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九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任銜葵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九

餘姚黃宗義編

記二十三

紀事

孤山種梅初記

陳萬言

孤山僻在湖陰無嶢怪峰石足以頡頏南北兩高之勝而幽韻過之逋叟種梅山巢亦千古韻事也往挂瓢戴笠之客間向此作方外遊而遊人停屣戒勿入者一二

紉綃粉黛家挾歌兒踉蹌盡樓酒艦中雅與地不肖一
舉子挾冊登場詫以為赤松青鳥之侶弗利於形家言
而去之歲癸卯余始讀書山麓小軒中聊破岑寂諸君
子嗣是多踵至者哦哦聲歲不絕而余友新都吳君巽
之復為低徊故址領袖勝因感桑棘之蔽墟懷寒花之
振秀謀所以為逋叟續者余為規之遠近量花影之疏
密度自望湖亭而北左沿湖濱右倚周垣修亘可植五
百本竭武而東參差歌仄拾級而至放鶴亭之陰循亭

而上山墓之巔下者可襲高者可照亦可五百本
盤紆山背而西從四賢祠直竟于小軒之陽其地
迤而景曠可容二千本之役也有五勝焉美人高
士點綴名山使弔古者銷離離彼黍之悲一勝也
山隈疎影之下可雪而可晴可風而可月煙蓑釣
艇數武搗來不愁夫濟勝之勞無俟乎餼糧之裹
二勝也兩堤雜蒔多桃蕢柳絮爭緋鬪綠而且鶴
亭遺種乃更有寒香臘蒂之奇葩傲不言之成谿

招如玉之迴影三勝也樵夫繭販無采筐伐薪之
刑山靈斧斤庶獲免焉四勝也山有祠以俎豆逋
叟合香山坡老鄴侯而四名花效靈而後覽眺者
其有興乎辟穀神仙仿隴西之霞舉登高大夫效
蘇白之風流豈獨為一逋叟生色哉五勝也余結
盟于茲山亦已久矣歲一至湖上未嘗不躡屐巖
扉間懷企遺勝恨未及與桂叢蘭譜恢數百年沉
劫之緣幸有吳君先之異日畢向平婚嫁謀築一

楹於梅花塢中重修千古之韻事當不啻囊圖五
嶽矣

左手篆文記

陳萬言

歲在玄默因敦月中仲呂之朔日指申矣余偶登
卧樓偕俞子會嘉暨仲季聚立而語有間出兩手
欠伸微見左臂隱隱然若有文旋膚理若動而赤
文中起廣可寸許修過之諦視之則玉筋篆一進
字也三人詫觀咸以為奇余戲以朱塗其文用楮

印倒篆數紙鈎畫宛然晡而稍平隔宿猶可摹而見也每對客語之客多不信輒出所印倒篆以示之其好我者曰此何祥也余應之曰否否其懼我者曰此何殃也余亦應之曰否否昔者孟子有云人之於身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以為愛之者是則善譽者不能解也以為不愛之者是則善毀者不能詬也考之奇書稗乘古之人未有見也諷之故老博聞之士今之人未

有聞也夫唐叔虞之有文在手曰虞也魯成季之有文在手曰友也宋仲子之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也皆生而賅存焉未有立譚顧盼之頃手腕皮肉之間斐然而成章忽然而變化起滅不可思議者也佛氏因緣或言神通變現胸面手足皆可湧出蓮花卅字庶幾近之然而此時非想非觀其因不可測也道之費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浸假而化余之指以為龜龍浸假而化余之腕以為蟲魚

浸假而化余之肱以為垂禾倒薤浸假而化余之
身以為史籀倉頡吾烏得而知之夫亦存而弗論
也已矣

紀登瀛客

許炯

甲辰歲仲春予下第南還買舟將發有客虬髯布履肩
負草囊求附舟至天津篙師索其直許之既登舟予見
其丰神秀偉頗異之問其姓名曰姓丁名登瀛問其何
許人也曰雲中人也問其所能曰善奕子雅好奕因延

之語自言家素業儒少時不樂仕進去從方士遊以為
長生可致遂銳意求度世之術又言舊名拱辰因夢異
人指示相期東海上故更今名茲行將遊東海訪蓬瀛
以赴其約云其言皆恍惚世外事不知其信然否予獨
愛其風致磊落不類塵土中人稍狎之尋與對奕予不
能敵損數十子猶劣方布局即知其勝負且曰吾於人
事亦如此矣究其術笑而不答革囊中古劍一口長尺
餘碎銀數片青石子十餘枚他無所有時出劍把玩意

濶如也一日予偶誦云瑟鼓齊門雖工何益而况未工乎客應聲云劔藏楚匣縱掩彌光况莫能掩也予始謂其跌宕不羈之士漫與之狎不意其能文也及聞其語更駭異之適日初出予倚篷眺望客指而言曰纔升扶桑忽及天半人間三萬六千日亦易易耳遂朗吟曰羲和龍馭急如梭好景人間莫浪過予因續之云天際未須愁日昃袖中吾有魯陽戈客笑謂日子可謂有志者舟抵天津遽辭登岬叩其所往曰前已言之矣臨別口

誦詩贈曰萬里相逢豈偶然三生有分是前緣天南天
北多鴻鴈時寄小山叢桂篇予答贈曰莫學當年傳逸
人雲山消息斷追尋須知大隱金門客依舊烟霞萬里
心客曰張乖厓有仙才無仙骨不足相邀子殆可語柰
喫烟火已多塵緣方重俟他日議之予非漠然者善自
愛而已語罷飄然登岼而去予惘然者久之竟不知其
何物後數夕忽夢一童子持書相授曰丁山人所命也
啟之有詩二首云別來已在東海東笑叅金母揖黃公

相思莫道無青鳥試向陂前覓竹籠又云南北東西共
一天乘槎泛斗亦丁年君今欲問予歸處萬樹桃花水
半川讀罷遂覺急呼童子索燭記之客殆異人乎

遇仙記

李朴

萬曆三十有二年予有汝墳之役道河以南適許襄經
鄭野地墳起一俯一仰若山谷間有水蜿蜒瀉於兩崖
瀑瀑有聲也予褰裳涉之俄見危峰聳翠林木深秀初
不知其有路可通問諸御者御者曰此昇天洞也亦不

知起自何年代相傳以為有仙姑煉丹服食羽化飛昇
遺洞在焉子尋之果一孔自東岩入窅然汨然漭不辨
色已而一點微明自上下垂徐視石磴盤曲因攀緣達
於頂四望周覽宛然別一世界予有初疑雲樹路不同
偶出空虛四望通之句時正暮春天氣和暖滿院桃花
相錯如繡深樹中黃鸝三三兩兩巧語如簧庭左一井
橫轆轤其上洞之去平地可百尺許計水之淺深高出
平地綆之長短可量而知也因小憇顧庭右樹下坐一

老道士蓬頭赤足亦不著裏衣詰問所從來答曰道人何去何來問其年曰曾見黃河清矣問若所言似知道者何不登遐倒影而顧棲遲紅塵為曰天之上地之下隨處皆可逍遙若終日在十洲三島亦有倦遊時候問其名居曰我板章道人也無名無居予侈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不甚信尋舊路下馬常以語人有識者曰果板章哉仙人也傳彼自秦終南來遊伊洛嵩少間露頂赤脚冬著單衣坐大雪中雪為飛五百歲猶有童顏予急

使人訪之迷不知所往予嘗以為天地間人老壯相尋
有無轉化盡終是要盡作甚大羅天仙及觀黃鶴天台
武陵遺事則疑信半比及遇板章於昇天洞中始信乾
坤內果有一種不死仙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
無有也無不有也蓋與造化相終始矣真仙果有宜亦
松接踵羨門比肩有餐葉茹芝烏伸熊經竟不見跨鶴
遺世又何寥寥仙人家術予不曉亦無心於遇迺得與
板章邂逅數語斯又何以說耶昔廣成子之告黃帝曰

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循是道也行之以無意則遇之以無心况遇固仙不遇亦仙又安知道成之後不朝崑崙夕玄圃與大羅天仙終日為侶也是為記

粵事論

蘇藩

今之策粵事者類曰獍狃亂內地不知釁不在狃也狃不習漢語不識文書自中國亡命之徒扞文網吏捕之急則竄身窮谷教狃伺嚮又有游手罷民不事傭作喜椎埋叫呼計無復之輒自結於狃於是啗以厚利導以

剽掠猥貪且狠墮其殼中而禍中於村落矣大征之後
黠者遁深藪痴者飽白刃根株未拔計不得不議撫撫
之誠是也顧里胥桀黠素習猥語恃口舌游揚名曰招
主素封之家藉猥人為力作名曰田主此數族不惟以
夷市而且以官市公家畝鍾認為已有而課種墾於佃
丁官清其籍則以猥為解每秋成與夷瓜分之至督賦
則以公家懲急復加斂於猥人猥畏束濕視敲朴甚於
刀鋸呼之見吏則縮首寧死不敢詣惟里胥田主言是

聽里胥田主率視其人為竒貨未亂則交搆以搖之未
征則陽為漏洩而寄其孥畜或誑以陰庇免誅或執以
要賞而沒其所寄懼其見吏言狀已無售欺則多飾威
以嚇之徭人懼吏滋甚徭不聊生益復思亂縣官不急
奸人而惟急徭左右猾胥反為夷耳目徭之出沒什不
得一我一啟煩令未及頒而環聽風馳賊無不窺其淺
深者故中國之禍舉中國人貽之豈在徭哉何休曰王
者不治夷狄非不治夷狄也治中國即以治夷也苟得

良有司勝於兵千百矣

柳州馬平 蘇濬

柳州西北界於楚黔諸蠻而桂之古田平之修仁連岡
扼險互相盤結永樂初柳州馬平縣五都賊梁公竦等
作亂都督韓觀勦之斬首萬餘級馬平十八里之民盡
被屠戮其存者三不得一後耕民日少沃壤荒蕪往往
募僮人耕種僮人日繁而剽掠滋甚宣德間洛容縣蠻
賊出劫屯聚指揮王綸縱兵殺害良民山雲以聞上命

建治其後山雲上征勦柳州蠻賊首功上謂尚書張本
曰蠻性好亂自取死亡可憎亦可憫也其今雲善撫之
弘正以後古田多梗馬平洛容諸獍聚黨嚮應魚峰賊
周鑿復相煽為亂柳州太守劉璉率兵數百禦賊賊敗
走璉追之賊偵知援兵不繼還戰獲璉剖腹實草焚其
尸督臣不以實聞自是賊益肆官兵莫之誰何馬平田
土蠶食幾盡縣擁空籍耳嘉靖間賊首韋金田等占據
水陸二路村落為屠者不可勝計都御史張岳總兵陳

圭征之調漢土兵七萬分三哨並進攻雷巖同良平田
落滿都博等巢克之遂圍魚窩巢魚窩石壁峭立拔地
高數千丈從來用兵莫能一勝諸將以為難岳曰魚窩
不破即他寨破無為也遂移鎮柳州督諸將攻愈力賊
急呼他寨賊與併守山四周傾仄難置足賊晝夜守不
徹山頂繩懸礮石兵一臨寨賊斷繩礮石亂下如雨岳
陽令諸將撤圍寨中賊稍稍有逃者岳復移鎮柳城召
授諸將方畧作久困計諸將猶請罷兵岳度諸將不足

與計事間召副總兵程鑒令選勇敢士備親軍鑒選三千餘人請所用岳曰吾欲有膽力不懼死者任吾指揮死且優恤其家於是願從者七十人岳曰足矣遂以七十人屬之鑒令劫寨鑒有難色岳顧左右酌酒灑地誓必滅賊復出袖中紙示之曰此二疏草也寨破薦爾首功不破爾養寇為首罪惟君所擇耳鑒泣曰鑒且為公死矣時賊巢苦乏水臭穢觸人日數人共水一瓶涓滴必爭一日五賊當守險逕者爭寨中曰熱甚可多予水

衆持不肯大誼五賊怒而去比夜堅卧不巡警而鑿將
七十人至寨下未敢發也先五死士持尺刀學猿猴攀
而上五賊守險逕者熟睡弗覺五死士斬之代為巡警
七十人者冒險夜登聲誼寨中賊併力出戰而山下兵
復乘之山頂賊架木橋通往來兵至頂賊感毀橋兵臨
橋火炮矢刃迅激交發呼聲震山谷間而賊中主計老
媪八十矣急呼衆自焚毋為官兵所魚肉也於是魚窩
遂破俄而高挽同銀馬鞍諸巢俱破前後俘斬四千餘

級時議乘勝兵窮其黨類者岳曰自秋徂夏兵老矣武固不可黷也因命夾諸險巢戢其餘黨由是馬平之三都四都來賓者甚衆凡渠魁皆自投軍門願為編民

諸蠻種類

蕪濬

嶺表諸蠻種落不一皆古百蠻之種也一曰徭介巴蜀楚粵間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爛布褐采竹木為屋繩樞葦竇覆以菁茅種禾黍粟豈山芋雜以為糧暇則獵山獸以續食嶺磴險阨負戴者悉著背上繩繫於

額樓而趨俗喜讐殺又能忍饑行闔上下履險若飛兒
能行燒鐵石烙其根蹠使頑木不仁故能履棘茨根枿
而不傷兒始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兒長大煨
鐵製刀試刀必斬牛仰刀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即殊
者良刀也弩名偏架弩以一足蹶張背手傳天往往命
中鎗名棹鎗長二丈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
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冒刀逼
之釋弩取口中刀奮擊退去必有伏弩歲首祭先糝糝

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為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
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携而舞謂之踏搖意相得男則伊
唔跳躍負所愛去奔入巖洞挿柳避人遂為夫婦樂有
鏡鼓胡盧笙竹笛之屬其合樂時衆音競闕擊竹筒為
節山谷間稻田無幾天少雨稔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
出剽掠踉蹌篁竹飄忽往來州縣覺知則已入巢官軍
但分屯路口山多險蹊不可徧防久益勞費搖亦有數
種有生搖有熟搖又有白搖黑搖生搖在窮谷中不與

華通熟徭與州民犬牙或通婚姻白徭大類熟徭黑徭
大類生徭此其大較也一日撞與徭雜處風俗畧同而
生理一切陋簡冬編鷲毛雜木葉為衣搏飯鞠水而食
居室茅緝而不塗衡板為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
謂之麻欄子大娶婦別欄另爨娶日妻即還父母家夜
與鄰女作處數年回時間與夫野合二三覺有娠乃密
告其夫作欄又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親族少男
少婦數百千人歌飲號叫劇戲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

星少婦於春時三五為伴採芳拾翠於山椒水湄歌唱
為樂少男亦三五為羣歌以赴之一唱一和竟日乃已
以衣帶相贈答去又善為毒矢為蠱毒本類相仇織芥
不已雖累世必復其鬪或誤殺人者以牛畜為償或數
十頭至百頭名曰人頭錢流劫則糾黨麋起亦有渠長
人先給銀三錢贍其家曰鎗頭錢在山三五為羣要人
於路伏草在江突衝而出繫船取貨羈以求贖謂之勾
船或攻打村民棄田廬以遁即其村據之謂之打地且

其人耐饑啖鹽數顆草木皆可食師興則遠遁絕嶠莫
可誰何獐亦有生獐熟獐與生熟猺大抵相類一曰玃
狗獠人凡二種依山林居無酋長版籍以射生為活一
村中推有勇力者曰郎火餘俱稱火男女三四日用米
糝沐髮不間寒暑婚葬用五行以雞卜吉凶樂有六管
笙兩脚踏地而吹衆歌以倚之又以大木一枝埋地作
獨木樓高數丈上覆瓦鋪板男歌唱者夜則緣宿其上
謂之羅漢樓器械與猺同而勇捷過於獐每出剽掠皆

冒稱為猺一曰伶人一曰狄人一曰獠人一曰蠻人有
西原廣源諸蠻皆依山為生其氣習多與猺獠同又有
蠻人世以舟為居無土著不事耕織惟捕魚供食不通
土人婚姻又有山子夷人無版籍定居惟斫山種畝鋤
木盆鍋射獸而食之食盡又移一方男女皆徒跣夫婦
野合類獸與人異又有班衣種女著短裊僅及膝坐則
以膝齊跪地為禮又有大良言語服食居處與獠大同
而性與獠異有戶口版籍較人民尤淳朴租賦尤易辦

其俗敦厚人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牲醴款待任大嚼劇飲無吝意後被撞殺占逃散去之城廂村落傭落樵採此數種者自為部落不侵中國其為中國患者莫如
猺撞云

安南志

蘓濬

安南即古文趾書云宅南交禮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

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山海經言交趾國人交脛東漢書云男女同川而浴故云交趾近是

其地東距海西抵雲南老撾宣慰司南抵占城北抵廣

西思明憑祥山則勾漏佛跡江則富良為最大其俗夷
獠雜居不知禮義其性輕悍以富為雄役屬貧弱椎結
剪髮文身跣足暑熱好浴於江便舟善水其產多魚鹽
亦金砂珠璣玳瑁之湊也周成王時交趾南越裳氏重
譯來朝迨其衰也荒服不至秦置象郡以謫卒戍之秦
末為南粵王趙陀所併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粵以其
地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領縣二十有二先是粵王遣
二使者治交趾九真聞漢兵至合浦籍戶口以降即拜

二使者為交趾九真太守置交州刺史領之是時雖置郡縣而猶夷俗不習漢文書第羈縻耳平帝時錫光為交趾太守始導以禮義光武中興遣使貢獻封鹽水侯而有任延者用徵辟為九真守鑄田器教民墾闢示以嫁娶禮法於是徼外蠻夷舉鄉華風云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命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漢界一在欽州一在思明府而日南林邑間亦有建者其詞曰銅柱折交趾滅文人往來疊石以固之援鑿

南塘通九真置望海太康縣自是銅鼓銅馬始入中華
矣永和間日南蠻夷為梗朝議發荆揚諸郡兵討之中
郎李固駁其不可謂宜選有勇略仁惠可任將帥者為
刺史太守帝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
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中設方
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外復平三國間吳魏
與蜀更置官吏不能相統一晉平吳蜀始置刺史以便
宜選用長吏陳隋以來改九真為愛州日南為驩州皆

設刺史又添設九德新昌諸郡唐始分嶺南為東西二道置安南都護開元間大興文教而九真姜公輔遂用經學起家入翰林為名宰輔交人自是益嚮於文學矣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畧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命結南詔以叛攻陷南經畧使蔡襲死焉都護高駢復其地因以府為靜海軍授駢節度五代間土豪互相篡奪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後有丁部領者自稱萬勝王以子璉為節度使宋初璉遣使入貢太祖封

之璉沒為校黎桓所篡太宗怒議興兵問罪命水陸二軍分道並進前軍侯仁寶沒於賊旋議班師桓遣使貢方物謝罪因而撫焉桓倨驚宋使至受詔不拜信宿後乃張筵飲宴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譟呼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後李若拙為使稍以禮誣之真宗即位封南平王黎氏有安南自此始傳三世大校李公蘊篡黎氏自稱留後遣使奉貢上以蠻夷不足責遂用桓故事授公蘊交趾王再傳日尊僭稱帝改

元神武子乾德繼之尤諄謾熙寧間王安石謀立竒功
議者以開邊中之言交夷可取狀沈起劉彛後先經畧
益挑釁結禍交人遂叛分三道入寇陷欽廉又陷邕州
殺守臣蘇緘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郭逵為招討使趙
高為副討之二將相左至富良江不敢渡官軍八萬死
者什六僅得四州一縣而還逵高皆得罪乾德乞再修
職貢還所奪州時置戍鎮守惟瘴霧多病沒朝廷知其
無用以四州一縣還之自端拱迄嘉祐以來兩江州崗

數為蠻所侵軼潛舉外鄉蘇茂廣源甲源等處入交趾者六十二村累朝以其僻在海隅不復與較也傳十一世至昊昂無子婿陳日哭遂有其國傳子光昂元世祖既平雲南光昂上表奉貢遂封光昂為王光昂死子日烜自立世祖召入覲稱疾不朝右丞唆都等收占城遣使假道不聽世祖命鎮南王脫懽征之左丞唆都中書李恒以兵會日烜空其國航海而遁李恒等追襲於海敗之會盛夏軍中疾作霖潦暴漲議者請班師恒弗能

奪遂還蠻軍追敗後軍恒及峻都俱戰死官軍溺死者
什有五六二十三年詔發江淮蒙古雲南黎兵九萬餘
人水陸並進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追之海口
不知其所之會張文虎等糧船不至諸將恐糧盡師老
無以支久議全師還日烜分兵二十餘萬以遏歸師鎮
南王由間道歸日烜死子日燇遣使來貢時復謀大舉
平章布呼密曰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日燇襲位若遣
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帝從之

於是交趾遣昭明王詣闕謝罪成宗即位命罷征皇慶
二年交趾犯鎮安歸順二州陷祿洞知洞焚養利州官
舍民居殺掠數千人中書省遣使詰之安南飾辭以謝
因飭邊吏毋令侵越自是貢獻不絕我太祖既集大統
安南陳日燧遣使奉貢封日燧為安南國王且戒後世
毋伐其國日燧死封日燧為王五年安南陳叔明奉表
貢馴象禮部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日燧今
曰叔明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具言日燧為叔

明逼死故託貢以覘上意上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七年叔明詭稱奉詔視事且自稱年老以弟端代許之十一年端死弟煒襲叔明仍專國政二十一年國相黎季犛廢煒尋弑之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次年又弑日焜立其幼子顯假煒名遣人來貢二十九年思明府奏安南奪丘温如罄慶遠淵脫五縣上令以地還思明日焜不聽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三十二年黎季犛復弑顯而立

其幼子突尋復弒突而奪其位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尚偽稱日焜奉貢永樂初季犛詐稱陳氏嗣絕奩陳氏甥求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間道由雲南走愬京師會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出陳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上遣使責之黎季犛詭辭謝罪請天平還國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嵩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

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雞陵
關至芹站山路險峻林莽叢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
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出斷橋後騎不得進
遂劫天平格殺之崑亦死中等以聞上大怒決意討之
命成國公朱能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都督柳升率
裨將李彬陳旭等分道並進尚書劉儁黃福叅贊軍務
會朱能疾卒以輔代之輔入安南破隘留雞陵等關沐
晟率雲南兵與輔合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舟以進

敗賊衆於嘉林江夜入多邦城進克東都西都聞之焚
宮室倉庫以遁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舟
師攻賊於富良江賊以海舟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
立柵以拒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
柳升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乘勝長驅得船三百艘復
引兵出竒羅海口生擒賊首黎季犛李保并其子澄及
黎蒼黎芮黎激偽柱國胡杜等安南平先上勅張輔求
陳氏子孫不可得國中官吏耆老咸稱安南本中國地

願復古郡縣齒於齊民輔以情聞乃置交趾三司以都督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司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前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統四十七州一百五十四縣衛十所十三市舶一遴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各進爵級賞賚有差六年交趾餘黨簡定反上命沐晟討之晟與簡定戰於生厥河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儵叅政劉

昱都指揮柳琮皆沒上復命張輔往征時賊黨阮師等
推簡定為偽上皇別立陳季擴為偽皇輔進兵慈廉州
攻喝門江粉社營柵皆破之獲賊首簡定檻送至京伏
誅八年陳季擴請降上以為交趾布政使九年張輔奏
反賊陳季擴外示順服中實詭詐終無悛心請討之十
年輔遣都指揮師佑獲季擴於老撾賊黨皆平十五年
召輔還京命李彬鎮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新入版
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歲貢生乞仕遠方遂授

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宜令御史二司嚴覈上狀黜陟從之十六年季擴餘黨黎利等復叛先是上因給事中馮貴奏賦安南金珠命宦官馬騏鎮守擢貴叅政時官吏貪夷財物人不勝徵求靡有固志馬騏尤為不法土官州縣不勝其毒反者四起而黎利尤劇馮貴有土兵二千人驍勇善戰馬騏嫉之盡奪其兵貴與叅政侯保俱力戰死李彬分兵勦捕時有擒獲然反者

愈多終不能制也亡何彬卒利賊益張都督方政敗績
指揮伍雲陳忠俱死之仁廟初即位遣中官山壽諭黎
利授以清化知府命都督方政榮昌伯陳智鎮守交趾
利不受職日肆標掠政智素不相能山壽擁兵觀望宣
廟元年智等進兵至茶籠州敗績知府岑彭死之上命
成山侯王通都督馬瑛往征交趾尚書陳洽叅贊軍務
至寧橋遇伏軍遂敗陳洽死之指揮李騰等俱陷於賊
通奏賊猖獗復命安遠侯柳升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

由廣西黔國公沐晟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由雲南
會兵討賊命尚書李慶參贊軍務黃福仍掌交趾二司
事二年黎利陷昌江成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知
府劉子輔中官馮智死之利攻交趾城通等斂兵不出
利致書與通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遂許以清
化等州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而擅
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
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敢言九月柳升師至隘留

關利及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
氏後升等授書不啟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
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意易之不嚴戒
備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所履皆泥淖地賊伏
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沒是日梁銘李慶相繼病
死都督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敗績聚為賊所殺
官軍或死或奔竟無降者利益侵我內地西平州祿州
及欽州四崗皆沒於安南通與利盟遂宴利遺以金織

文綺利亦奉重寶為謝是月利遣人至京表以陳暲為
名實出利上集大臣議之張輔等謂太宗經畧數年得
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上問楊士竒士竒曰求立
陳氏後者太宗初心也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今陳氏
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榮亦曰永樂中費數萬
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更發兵不可
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皇祖言吾亦聞之乃出暲表示
羣臣諭罷兵意通馳奏暲獻叛人蔡福等遂班師時文

武臣多不能返惟尚書黃福自交回為關戍所獲守關者羅拜曰公文民父母也利聞之曰朝廷遣治交趾使人人如黃尚書皆按兵不復興矣遣人馳往守護送至龍州三年通等至京下廷鞫言通等失律喪師山壽縱賊馬騏激變藩方論死餘坐罪有差贈交趾死節諸臣武官世襲文官復其家誅叛臣蔡福等籍其家遂大赦交趾令具陳氏嫡孫之實以聞利遣人奉表奏陳曷病死國人推利守國以俟朝命上命再求陳氏子孫利再

疏稱陳氏無後上屢降勅責之六年利遣人貢方物并
上國人奏言陳氏果絕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
永為藩臣詔利權署國事八年利死子麟襲自黎氏據
安南雲南鎮遠州復為所侵欽州昭浪如昔二都亦入
安南朝廷置不問正統元年麟遣陪臣來賀封麟為安
南國王并賜印四年安南寇掠安平州思陵州竊據二
崗二十一村上遣官諭之麟乃謝罪悉行退還七年麟
死子濬襲天順三年濬為庶兄宜民所弑國人討平之

四年濬弟灝襲弘治中灝死子暉襲暉死子敬自立未及請封而死以敬弟誼襲正德初安南臣阮种弒誼立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等討平之以灝庶子暲襲時安南謀蠶食占城占城上聞諭禁之輒陽聽命侵盜如故已而國人多潛入安南至有受偽御史者教之窺伺雲南太監錢能貪殘令指揮郭景往來安南猾夷奸闌出入莫敢誰何遂誘我逋逃覘我虛實鎮南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於是撫臣屢請增置文

武吏士控制彈壓然交人侵寇我州里我亦不能禁時
凋懦弱羣下專權虐政暴征國人怨之十一年社堂燒
香官陳暲作亂弑凋詭為陳氏後酋目莫登庸者故有
勇力凋以為都力士亦叛降暲尋復與黎氏大臣阮仲
裕等共立黎諲為主而攻敗陳暲時諲方十歲兵柄在
登庸掌握黎氏臣鄭綏以登庸不臣諲擁虛位仍復立
其族子酋榜為主登庸攻鄭綏捕酋榜殺之十六年登
庸率兵攻陳暲暲敗死嘉靖元年勅編修孫承恩等齋

詔往諭即位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諲諲走清華登庸立諲庶弟慮為王國亂道梗承恩等不能達三年冒諲名遣人進貢并求封四年黎諲遣人請兵救援俱不能通五年登庸賂欽州判官唐清為慮求封都御史張嶺寘於獄六年登庸復使國人范嘉謨偽作慮禪位詔遂篡之立子方瀛為偽太子尋弑慮九年登庸禪位於方瀛自稱太上皇退居都齊海陽為方瀛外援擅作大誥五十九條秋黎諲卒於清華鄭江黎垆共立黎寧為嗣

十五年黎寧差頭目鄭惟憭泛海至京歷奏登庸僭逆之罪是年以皇子生先議頒詔諸夷禮部尚書夏言奏安南不貢逾二十年宜罷使上命兩廣督臣潘旦覈其罪狀及寧奏至遂下廷議禮兵尚書嚴嵩張璠等會府部多官議興兵致討命工部尚書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從宜撫勦兩廣侍郎潘旦疏稱莫氏奸雄之賊黎氏逆利之裔皆非所宜立如以夷狄處之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

名號以為之主只宜靜以觀其變與廷議不合因召旦
還以侍郎蔡經代之是時欽州知州林希元奏交人侵
欽州如昔貼浪二都漸凜金勒古森了葛四崗蔡經問
岳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勿用兵降登庸乎
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且令匍伏詣闕獻國中
圖籍聽上處分夫國體固不可褻也督撫曰如此能令
登庸聽乎岳曰祇岳一檄之力足矣於是督撫以兵事
調度一屬之岳具有成畫司馬毛伯溫至岳以先所論

列者告之復手賊情地形冊子授伯溫曰公計用兵則
圖進取方畧無踰此者然不若罷毋征為完計也顧公
策安決耳連數日語輒當伯溫意伯溫密謂岳曰交事
屬子矣先是登庸聞廷議興師遣使上表乞降未幾方
瀛死以福海嗣之登庸密遣使輸情於岳岳絕不與通
至是求益懇岳用前言於督撫者要之登庸初猶倨驕
岳懼以禍令蚤自為計於是登賢惟命會岳遷浙江督
學尋轉叅政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溫徑奏乞還岳廣東

登庸密覘曰廉州守安在岳至登庸曰張太守在吾無
恐矣伯溫檄重兵駐節南寧而叅政翁達者素負雄畧
諸所笑如張岳議伯溫益信之萬達使指揮王良輔通
判蘇廷瓛傳譯令束身軍門歸地繳印去僭號奉正朔
復遣良輔等作書諭之登庸乃以十一月素衣繫組躬
率頭目耆士人等各以尺帛束頸候于南關萬達等先
於關內近地開張幕府設龍亭覆以黃幄傳令開關登
庸暨其姪莫文明并頭目人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

面北而跪傳解其組及接受降書遣指揮王良輔馳送
莫文明等赴京奏曰安南自漢晉雖稱內附然夷俗瘴
鄉終不宜中國大率數歲一亂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
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于夷
此明驗也參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如以登庸有
罪未宜輕授爵玉伊孫福海見今待命倘蒙矜宥或可
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名色如漢唐故事此所謂以夷治
夷者也至若黎寧雖稱為黎氏子孫節據諸司查勘或

以為阮滄子或以為鄭氏詐俱難憑據但黎氏修貢已
久若遺裔尚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官查勘果有
可據仍令於漆馬江居住不致失所如此處分庶為曲
盡登庸亦上表謝罪願以如昔貼浪二都漸凜金勒古
森了葛四崗歸之欽州如林希元議上從之乃降安南
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改海陽
山南等十三路各設宣撫司盡取欽州侵地仍令守臣
勘訪黎寧果係黎氏後授以境土以承宗祀制下登庸

已死伯溫等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乃以二十年
班師各陞賞有差二十五年福海死子宏灑方五歲國
內多亂又五年始襲時黎氏雖居一隅而黨類實繁黎
寧死其臣鄭檢立其子黎寵寵死復立其宗人黎維邦
會莫臣黎伯驪亂檢以兵會之宏灑奔海陽自是不能
赴關領職而貢使亦不能行矣四十三年莫宏灑卒今
上萬厯元年子莫茂洽襲自嘉靖四十三年入貢迄十
餘年方以期修貢蓋邦內多梗也其後黎維邦死鄭檢

子松立維邦子維潭襲以師攻殺茂洽輔黎氏據安南
莫氏越在草莽僅數十人或竄欽州或竄思明未有振
者黎氏叩關求欵聽天朝處分然黎維潭真否論者不
一上命覈實以聞論曰昔漢武帝北破匈奴西征大宛
西南入牂牁夜郎之墟南平甌閩暨粵東西以其餘力
定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如反掌然何其烈哉蒙古混一
區宇北不備胡西不備羌而以宇內之全力不能下一
安南何也漢以文告而元以兵威也余觀漢武時樓船

下瀨之師未嘗渡富良也龍編諒山之域不以煩戍卒也彼且無町畦吾與之無町畦禮所謂修其政不易其俗者殆庶幾哉光武能閉西域之關而不能忘徵側之叛雖銅柱標名千古爛然而海徼之役從此濫觴矣試即建武之功方于元鼎已不可共轡而驅而况于元乎元以北方長技滅宋厓山自謂車騎躡衝靡不如意而不知交南非用武地也驅中原之民入瘴癘之鄉兵未及交而死者過半矣况貪墨之吏先攜其心虎狼之習

難革其舊即得之而終不能守乎我國家兩犁南交擒
其罪人而郡縣置之豈不稱烈然旋復平旋復叛則非
勝之難也乃守之難也至宣宗時強將隕干戈勁兵潤
草野糧餉不繼海內為墟雖欲不息兵庸可得耶後之
議者猶以曰揚棄安南為失策噫老成碩畫固未易為
少年喜功者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一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任銜葵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二十四

紀事

冰山記異

錢允治

萬曆戊寅十二月十九日夜澱山湖金宅港口居民張錫夜半忽聞聲響異常初聞尚遠傾聽漸近密偵之見湖中大光燭天聲從火邊出其火移動愈近張恐延燒

其居夫婦二人攝衣向空叩首祈哀火遂移東北而去
時東方漸明矣詰旦聚衆視之則湖干湧出三冰山一
山主峰高二丈餘二小峰差短有若太湖石者有若武
康石者有若景川石者岩巒洞壑雕刻如神一山盡處
則為一嶺襟帶之伏而又起峙為鼎足其峰石之下各
有石盤相接之處又如今人家假山用糯米粘帖之跡
而大山中間矗一石版其濶丈餘平可鋪席似有人在
其上燕飲者時方寒洳水合冰堅湖中之冰截平不動

不知是何處移來觀者數萬人

淑女紀

何偉然

天啟皇帝登極下詔選人間淑女充椒掖詔止鳳陽曾未及於江南風聞所遞訛言輒布三吳有女之家咸粟如霜色市井亡賴乘機搖鼓為詐姻地俄而曰某家皇封封矣某家聞之郡邑矣自潤州而金昌而荅霄無不思所以畢婚嫁者吾杭為甚纔聞井里忽徹鄉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時僉舉不特及時破瓜作緣成偶即

髮未覆額口尚乳氣者亦指童子為盟或議歸或議贅
冰人竭慶應千門之命市上盡作定婚店矣朝議暮舉
不待決擇惟恐無當人意無知者固明珠暗投即知者
亦以乘機可省粧資因人唯諾至媼若無鹽者假為遷
就猶可免其皮相者耳是以寒素之家多受馬吉不必
星期照之日采軒不必魚飾巾之絳裙筐篚填街香奩
委路僕夫翻地燈火燭雲金鼓聲喧飛鳥為亂一畢所
事如釋重負如排大難相為委託而後即安正不顧青

鳥翡翠之婉孌也婚牘紅牋錢昂五百和合神馬價勤
三銖物情騰踊販夫驕色雞不得談於牕鷺不得陣於
水魚不得樂于國豕不得化為石牛羊不得日夕下山
橘柚楂梨貴于交黎火棗葱韭薤蒜珍于江芷杜蘅花
燭燕喜十家而九庖人儼然上客禮屈之不至至亦青
鳥之即返也有恐人知者暗為迎送復恐人不知且揚
言吾女已有夫矣縱有司嚴為告戒且曰是寬我故留
以答天使者也假合錯配何異流離命富貴者得佳人

并得金珠璧馬無算命貧賤者徒多一醜婦人累馬醫
騶導之子全徽龍翔鳳翥之靈蘭卑蕙畝之香半落傭
保但僧之手不顧牛驥同皁何有冰玉齊稱王謝家風
朱陳夙好俱毋論又安所謂雜佩贈之琴瑟友之耶匝
月之間繫鴛鴦之足者不知費仙人幾許赤繩也夫以
一言之訛令人間忽闢一夫婦世界童男姘女破性裂
道可勝道哉吾聞之不願生男願生女戚畹之寵昔人
所希即修儀貴嬪婕妤之輩無甚大不可為之事何以

甘委珠玉於草莽若曰不足當典選則存之便而况陶
瘞宿瘤猶得見幸乎感而紀此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一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二十五

紀事

罪記 陳子壯

子壯待罪禮官不日不月憂心悄悄不可殫說念太夫人甚曰歸不得因為宗才改秩一事輾轉反側苟不至重罹中心訝然還一官奉老母疏三易草稿成筮之吉

謀諸賀宗伯孔少宰咸贊之屬質成于署中黃宗伯黃宗伯贊猶賀孔也有間黃宗伯曰大疏如許而遲回不上非以不佞故邪不佞媿公又不能成公志是重不佞之媿也為感其意而謝之于是齋沐以十一月十六日親齋疏上矣時上修省齋居武英殿聽數日傳改票又聽之數日傳有非祖間親欺罔恣肆字樣且下駕帖廷杖矣是時內閣嚴峻閣吏小有不密者治連未已而票語乃得傳于予心已異之越二十六日奉旨宗室有文

武才能考驗換職正宜公同詳議妥確以聽裁奪陳子壯敢于非祖間親著革了職刑部問擬具奏身叨九列服事講筵不能仰體聖心至激雷霆是子壯之罪也前之大臣付刑部者有矣聞以事未聞以言也以言自子壯始是子壯之罪也旨內止曰問擬則是蓆藁在寓聽問擬于刑部也似矣而政府使人謂之曰昨疏入上改容推案此番嚴旨可畏寧小心就獄不為屈辱毋再崛起後悔無追也予猶記漢史周堪劉更生得罪召致廷

尉帝不省以為繫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然則召致廷尉即今之刑部問擬也于是繫獄之說定上延輟食痛泣跪請曰大人公忠許國勞苦若此兒將為大人申雪萬不得達則擁母至朝房挽閣老之裾哀號十日不得則號十日必脫父然後已予叱曰童子何知而輕此言也家書報太夫人乃哽咽不能作字強錄上疏之因奉旨云云當有歸期以俟後語耳儀司郎中吳君之屏祠司主事李君焜門生舉人陳之遴內兄監生黃遂來

視以家口囑累之皆揮涕慷慨感動路人提攜兒童送入園門夜炊于孫君稍儉一居官監舊有南庫北庫自官多庫隘彼中牢錮如某某者增瓦以待後人要十鍰而得數瓦初覺身之大于地也久之身小而地大道家縮形之法禪家觀想之功于此乎悟則海外神仙極樂淨土亦復如是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此矣遂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編為獄史以剗心不果我思古人名位勲庸赫于當時其言高行

博聲施來者遭此固不鮮也而何有于子鄰壁亦有韓
非子太史公書太白東坡諸詩文隨手覆涉以自遣餘
則彈琴一曲濁醪一杯與劉司空命一詩俞將軍布一
奕而已將軍奕下子二道數比更崛強不降也劉司空
北人操南音悠揚多致有琴歸繫下餘能幾鶴到籠開
傷已多之句字畫兼工皆所謂猶賢乎已者耳或就子
談命之學不應上延曳短短青衣伺候羣邏校于蒙頭
垢面桁楊桎梏中朝而索饋夜而視寢顏色黃損察其

故歸邸則面牆飲泣時作痼厥人省侍則少瘥黃淑人
又善病上延時其亟則與傳院使謀湯藥瘥則與諸門
生計出父也可謂焦攘一日博平侯郭君振明累屬其
私附耳曰無憂也皇爺宮中問及若事聖母娘娘正色
而言帝欲平治天下奈何殺忠臣至于垂涕帝亦為心
動久之又語老先日下且大喜已而更端有來告者園
中人因來詢予予抑之曰宮中邃密外人那得知而子
乃為耳食所紿時將屆萬壽節又履端節園中故事是

早齋依官班向天北拜議者一則謂囚服不宜拜節一則以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于墀下者為例子謂君親壽考無日忘之眇爾罪人庸知改歲乎于是陳子拜聖節不拜年節歲杪家人自鄉來尚不知近耗也奉太夫人雙綿鞵入云擇天赦日手自裁縫丁寧好結以便趨朝禦凍者嘻噫竒哉天赦不遂讖邪而舉襪泣不能結兒從旁結之曰大母早知天赦何泣焉正月初九日御史徐之垣疏曰人臣之事君也以盡言為忠人君之馭

臣也以容言為大皇上破格蒐擇既薦舉及巖穴矣宗室之英擬行簡擢蓋網羅一代之材廣為國用固亦欲其展慮抒猷非欲取寒蟬伏馬而徒充筮羽也乃禮部右侍郎陳子壯獨以宗秩換授一疏仰荷嚴譴臣甚惜之乃者皇上諄諄頒諭惟在諸臣各修職業子壯寵叨寅清密叅啟沃宗藩大政自其專責則凡杜漸防微私憂過計皆職內所得言者使言而當則皇上自賜轉環使言而未當亦必存懲忿之款譚而恢高深之雅量當

此三陽履泰載啟宸幃頌寬大之詔恤講讀之勞政惟其時臣言官也夫亦恃其所當言者冀無失言責惟皇上俯賜惠聽使天下曉然知聖主本樂受言不至以言為諱奉聖旨陳子壯候問擬奏奪徐之垣不必瀆陳自是六科顏繼祖等十三道林棟隆等皆有公疏而吏部尚書謝陞等太常寺卿李日宣等公疏繼之旨畧如前于是三月初五日河南司郎中董嗣樸初七日刑部尚書馮英左右侍郎朱大啟蔡奕琛兩詣城隍廟鞠問厥

衛探卒環立子壯叩首龍牌供辭云世受國恩蒙我皇上再生賜環以至今官誓將竭忠圖報妄謂國家大事職掌所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愚戇自取罪戾就繫三月深思創艾雷霆雨露莫非主恩總之投誠歸命于皇上一聽執事之具覆而已不敢復辯問官默然是時工科給事中郭君九鼎漳州府通判朱君統鈇各有專疏工部侍郎劉君宗周戶科給事中汪君惟效御史葉君初春詹君爾選金君光辰刑部主事錢君啟忠條

陳疏申抃不一而劉君宗周以枚卜召入班行義形于色朱君統鈺以宗籍選授排羣咻而申公議尤人所難云刑部初擬杖不允再擬徒得旨准配贖凡五閱月出獄時丙子年四月二十四日也而唐王聿鍵先四日有疏叅予議禮不合復啟故違格式反覆數千言欲搆之重典幸放釋後二日奉旨陳子壯已經處分姑不究隨查鴻臚寺得罪諸臣無報名謝恩之例子壯自惟侍講筵久蒙上眷顧恩且深一旦建議不合草草去國心難

愬然具疏于通政司謝恩略寓忠愛依戀之意家人環
跪沮諫禮部書掾不肯應書諸司官聞之亦咸來相勸
天威不可再試也予弗聽疏上得旨該部知道乃於前
門行叩頭禮哭不能起前門人擁翼之驢背之上夾路
聞聲嘖嘖嗟嗟不辨為何語遂出潞河登舟矣憶天啟
乙丑遭璫禍距今乙亥端一紀奪官俱在冬月我辰先
定即不上書能無罪邪如之何其弗去也乃昔之去國
門網羅四布門生吏卒逡巡却避邸舍匿止風聲轉厲

視今為何若也可不謂非天幸邪夫大雅明哲之義小雅萋菲之章又可同日語哉既邁斯難竟以遂歸養母掾章頻上而不加震謂非主恩之足恃乎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游俠貨殖二傳雖廢可也陳生之邁者為省父祖苞備兵寧遠值予有事遂淹京師先後奔走甚力門生多推其義提牢月更主事錢君啟忠其一也獄原自永樂辛丑置行在刑部于城隍廟西今惜薪司之址正統辛丑改建刑部于金城坊而獄麗焉地窪

如釜淫雨多浸幸不值浸時雖春分草不生燕不來中
有廟祀獄神為準陶相沿坐繫黃門北寺獄皆祭準陶
云左祀火神右祀關大帝後又于其旁增供大士廟門
栢樹磊磊井鑿自某年孫主事某名曰洗冤人皆德之
同時則張總督我績劉總河榮嗣陳總督竒瑜練巡撫
國事楊通政建烈鄭吉士鄴吳御史振纓盧御史經張
御史壽祺吳吏部羽文陳吏部觀陽董吏部直愚鄭吏
部鳳來萬戶部國孚宋戶部開春趙戶部秉衡王戶部

珍錫倪戶部嘉慶黃戶部景胤曹戶部熒郭戶部昭封
胡工部璉馬工部權竒揚評事鼎樞申布政紹芳張叅
政耀采申憲副為憲胡提學澥宋僉事之雋戈僉事尚
友鄭僉事寅苗知府自成鄭同知師玄湯推官開遠周
推官志昌王通判濟顧通判咸淳孫知縣曰紹賀知縣
儒修梁知縣衡許知縣國佐成知縣德孫知縣鵬喬知
縣淳李知縣嘉彥李知縣春華牛知縣養傑毛知縣呈
鳳姚知縣庠陳知縣穀宜知縣謙朱勳衛蓋臣項揮同

震俞總兵咨舉徐總兵鎮都孟總兵道丘副總磊張副
總應時張副總致雍曹副總九環威都司司宗揚都司
如桐林都司天庚程大使品而宋司禮晉鄭東廠之惠
亦在書官何也罪之各以其官也其因申掇而復職監
紀者湯推官開遠允徒而復職者張副總應時也允徒
而出獄者吳吏部羽文趙戶部秉衡允戍而出獄者練
巡撫國事楊評事鼎樞也其擬上而駁者從錦衣衛送
刑部者盧御史經胡提學澥從刑部送錦衣衛拷問復

還刑部者張御史壽祺也病故者張叅政耀采苗知府
自成孫知縣曰紹張叅政病革日見弓吏部省矩焉其
居也乃弓自經之所其故也恰周年正月十五日異也
十二月初四夜有火光大如斗行獄中衆咸驚呼初六
日辰刻日旁有三暈久之乃散正月十五日昧爽月食
三分皆異之可紀者也自予未蒙譴之先觀象者云三
台晦蝕而以予當其應閩人有鄭仰田者以術行京師
人比之管輅就獄中筮予曰疇昔之筮不吉邪而又何

筮為拈壁間畫示之鄭曰畫不宜施此公豈宜至此邪
然公之出獄必盡四月畫字類之矣其言多牽附亦頗
有竒中者一頭陀竟不知其名無冬夏赤脚一衲乞鉢
長安街得則人以周羣犯羣犯因負賊而累歲不得出
庾死者不勝數也予擇其賊約者代輸之等而至漸多
則募于諸公力輸而速之出者亦不勝數也是皆失其
名亦不欲名之也

塔影記 夏樹芳

萬歷戊午秋八月余擔簦至牛首牛首故懶融禪師道
場地多勝迹塔影其一事也山自白雲梯而上蜿蜒百
折有浮圖縹緲于霄下有禪房閉戶則塔影層層倒瀉
開戶則無有亦法喜中一幻形也我江陰興國寺舊有
塔巖業差我一邑中素稱雄剎天啟五年乙丑塔影遂
現於破寺蓮上人之香龕靈光透露旁有古木扶疎參
差涌壁一隙容光幾若大千斯不亦神奇露怪矣哉邑
之宰官長者緇衣道流莫不踴躍讚歎得未曾有益謂

興國與破寺闌闌幾百餘家影光朗照當不能及且千
門萬戶雲鎖歲蕤更僕未易數而何獨見於面壁枯僧
之一榻也亡何余中表弟元楨郁伯子過之謂此江陰
塔影不獨區區一郭中又嘗示現於靖江居民之鄧市
夫以大江南北天塹悠悠計六十餘里而遙而此塔圓
光乃能飛渡於驥渚蛟川之上抑又竒矣詩有之曲水
冷光搖藻井疊峯晴影壓闌干此第以咏塔影題詩非
謂神光之徧入而互投也按破寺其來甚古云是班輸

手瓶又伏禪師寫法華經時臘月嚴寒經成擲筆於池而層冰之上開妙蓮花載在江陰邑乘一段靈光法力可以鞭闥婆而走天龍是宜顯勝徵竒種種不絕也且也育王造塔一夕而成八萬四千無邊功德庸可思議乎吾又聞句曲有崇明寺塔影亦數數示現無定一入其家無不安穩富饒稱吉祥善事此亦元楨向余娓娓道之非孟浪語也蓮上人蓋寺中法器名隆修嘗建冰蓮堂為伏法師轉輪遂捉筆記此事而復為偈以宣之

其詞曰佛以慈悲故建立窣堵波雀離起妙因鴈落開
靈境芙蓉江上郭緣起冰蓮堂中有一僧伽羯磨師禁
足精意格蘭若寶燄發天門蠱入青豆房晴空貫塔影
差芽映左右恂怳樹娑婆如一毛端內現出寶王刹云
何得神通止觀生慧故慧故定先生圓明常照徹衆生
得隨喜箇箇妙圓明一光若傳燈轉化千百億繫此一
聚相非即亦非離猶如水性空月來常受影能通水月
觀塔影亦如是

塔影後記始末

夏樹芳

天啟三年二月十九日蓮上人禁足冰蓮堂薰修不貳
次年初夏棟壁間牕竇忽現神光一道如錫杖次現大
樹雙株復現浮圖二級杪冬現七級至五年現古梅繚
繞其旁鐵榦蕭疎可摩可畫余隨喜八方丈下一轉語
記之至今年五月十三日百鳥銜花竟日飛翔霎時掩
閉圓光寂然蓮舟持余冊子胡跪合掌告余爾時元楨
表弟共坐蒲團之上宛展向余曰汝可再記之嗚呼此

一塔光閃儵發睽一何飛越昔何以生今何以滅是生
非生是滅非滅其生也如羲御之躍紅輪其滅也如炎
爐之點白雪豈其人世之空華萬劫微塵等於列缺抑
亦如來權教之妙設張弛老婆心切故托阿闍黎逗入
禪關而倒影滅沒經有之佛出世如影其然乎其不然
乎吾當之以臨濟德山之棒喝百丈靈光直一拘株櫪
咄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任銜葵

謄錄監生臣周桐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二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二十六

記事

十月十九日記事

郭造卿

戚令公班事自建昌營至唐家庄有九十老叟帥聚落
人伏謁道左公問何言對曰邊境昔罹患甚而我人無
寧居幸自令公至享太平一紀矣今秋大舉我人實岌

爰藉令公安堵敢叩馬而謝蓋深幸老得見此而喜不自勝也令公過之命起某不起而瞑矣余自後車至妻孥聚哭輿歸而彼衣冠儼然莫不深憐之夫夫也不知其何如人但是死道左不必牖下矣自薦至縉紳蒙首就戮何限無如司命何錢殤不免一也昔之老羸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太平之盛其見而瞑可知已今夫夫也知令公保障之德而帥鄉人從之謝必懷忠而倡義者豈謂蚩蚩之氓也耶然令公振旅造次使人沒齒而甘

心焉則當鼓舞出師孰不願為之死者宜乎其居十三年而邊境享太平如此余讀元人紀事灤陽驛東北有雙塚世傳久戍而不歸者其父求焉遇之大笑極喜而死遂葬于此名以喜逢今謂喜峰口矣或以為傳聞之偽何邪然則今無久戍之苦它闕喜逢而死其誰夫夫當葬于死所而為孤墳以表之焉庶乎人傳大明盛事季世視之何如哉

書時大彬事

徐應雷

犀象金牛之器非不貴重商周彝鼎非不甚古余性不能好也自余來陽羨有客示以時大彬壘甚小而其價甚貴余心惡之曰必擊碎之為快而所謂時大彬者必屏諸四夷為快一日遇諸楊純父齋中其人朴野黧面垢衣余問純父渠何以淫巧索高價若此純父曰是渠世業渠偶然能精之耳初無他淫巧渠故不索價性嗜酒所得錢輒付酒家與所善村夫野老劇飲費盡乃已又懶甚必空乏久又無從稱貸始閉門竟日搏埴始成

一器所得錢輒復沽酒盡當其柴米贍雖以重價投之
不應且購者甚衆四方縉紳往往寓書縣令必取之彼
雖窮晝夜疲精神力不給故其勢自然重價如此渠但
嗜酒焉知其他余近遇雲間康季修談之更詳余于是
欲盡擊碎其壺而足其酒終身焉嗟乎吾吳中祝希哲
草書唐伯虎畫並稱神品為本朝第一又並有文章盛
名然其人皆日坐松竹間散髮裸飲其胸中脩然無一
事當盛暑雖以臺使者之重造門迫之不屑也今觀時

大彬一藝至微似不足言然以專嗜酒故能精而以成其名況于書與畫而況于文章而況于學聖人學佛者也

義虎記 王猷定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為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竒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卧穴內穴如覆釜三

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為虎逕樵踴而蹙者數傍徨遶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所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卧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鹿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啗渴自飲其溺如此者彌月漫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俯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

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
虎却顧樵跽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思不免他患幸
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
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
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
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
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
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集約生禽以

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
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
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命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
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為大
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
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
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王子曰予
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

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
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媿哉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二十七

遊覽

活水源記

劉基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鷄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櫨多
松其鳥多竹鷄其狀如鷄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
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

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峰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潛為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鑿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鱗大如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

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嘴
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鷄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立
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
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
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
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羣動
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
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

也

遊天平山記 高啓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灑氣澄肅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饌載醪相與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濛翳有泉伏不見作冷冷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公祠憇遠公菴然後由其麓循徂杙上山多怪石若卧若立

其轉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墜于沼舉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峰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止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眺者

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俯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
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竒而人之力亦益以憊矣
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蹇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
始平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
颼颼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
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
蔽愈索愈迷遂困于荒茅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
來洞谷哈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

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
竒之過而予亦笑其恆怯頽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
於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
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
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
於田地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
得哉然恐感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
年將復來始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為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卷三百五十三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
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
濶畧然深自晦匿不妄交遊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
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榖出游隱溪乘小肩
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
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
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

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行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

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
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
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
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
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跪謝
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
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躑兩童子
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

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竒遂復酌余與立恭飲
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
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
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
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余兩人已
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
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
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

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

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邪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遊梁氏園記

劉定之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繞部屬故其亡也未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

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為范陽藩鎮安史
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
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
此也惡得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為都而
曷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常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
土爾甓皆為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真黃土人取
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
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

在此地者珠囊失理金鏡頻移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
百年矣始而鸞出鶻啼繼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
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挿以斲甃掘土焉
就其構樓櫓立甃蓋喑鳴叱咤之故處而壘埋哭泣引
紼掩袂焉因其頽垣隳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
暉藐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據林野之興焉
俯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聖明之不易遭也是
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

候為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
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相約攜具皆甚儉園有龍
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憇一寺正統中太
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没于土木有像在
寺歸時風止過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
寺僅三之一云

五湖記

王鏊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

襟帶三州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

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
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雲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滬
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
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
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
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
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
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

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
曰東皋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峰記

王鏊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灑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湖
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
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
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
星布棊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敗越處也西

洞庭之東北渡渚龜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為大長沙之西衝山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屺小屺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為三峰稍南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為小椒為杜圻范蠡所

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
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
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
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千山紹山曰
曠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
為粥山云吳王餉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杵山
曰大竹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癩
頭浮殿前浮與龜山相對而差小者為龜山有若二女

娟好相對者曰謝姑有若立柱截薛玉柱稍却金庭其南為岐山為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公石虵石公石最奇與龜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鼉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隱若見曰驚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苧浮又南為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蕩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貓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牌是為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

庭也

重遊瑯琊山記

文徵明

成化乙巳大人官於滁徵明隨侍累年弘治戊申始歸
乙酉復至又居累年自念平生於滁豈有宿分數年來
所謂醉翁亭者遊歷無虛歲別來幾何時矣每有人自
滁來輒問訊諸山無恙否則未始一日忘也辛亥秋予
有事過南京距滁才百里念欲一往而故人適以書招
予於是重遊之興不能自阻乃九月十有四日至滁止

東門魏氏故人家也明日諸故人來會者數人相見道
舊外謂山中之行不宜廢又明日遂往是日赴酌者李
君秉彛盧君英于君鏊及主人魏珂與予五人並轡行
二里未至山觀道傍怪石溪溪前人所未嘗竒者磅礴
甚喜遂登醉翁亭亭已圯一角東西壁盡塌蕭然幾於
草墟矣相顧歎息而去至瑯琊敗壞更甚唯山上下宋
元人遊歷石記剝落之餘尚隱隱數百處念此亦久遠
物遂謀遍搨之抵暮歸期詰朝再至則宿具楮墨凌晨

與魏君徒步往至始早食遂手搨三十餘種多名人字
畫亦多奇麗可喜且搨且閱及午而李于兩君來出所
攜餅果相與咀嚼又搨數十而歸再明日而風雨作連
十有二日不止愧予不能好奇而歸念又甚急遍搨之
事遂墮渺茫矣予生長江南於滁雖竊慕樂而南北絕
跡非可以徒至故雖一著脚猶不謂易能也而數年之
間乃至屢遊不已去而復來豈偶然哉雖不能盡歷而
覽之亦自謂於滁不薄矣而獨有慨然於此者徒以瑯

瑯為淮以南名山而所謂醉翁亭又古人茂跡不應落
寞如是至於一時題識其修辭命翰比極精緻至勒之
堅珉自謂可垂不朽而後世或有見而賞之者迨今數
百年曾幾人之一顧哉幸而有知而好之者而又多所
阻滯況吾與諸君聚散不常後是而談笑於斯所未可
期也即萬一再至尚能保其存不存乎此予不能不為之
重念也遂叙一時之事以歸同遊者若景物勝概與夫
遊觀之樂前人記之屢矣予不能文亦不暇述也所發

怪石溪則別有志

銷夏灣記 蔡科

山以水襲為竒水以山襲尤竒也再襲之以水又襲之
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竒之竒銷
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嘗從避
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
輩不為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峰莫大於包山之峰
莫大於縹緲峰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畸峰之

南水道三十里為苕溪其弗能與苕溪參者諸巒抱其
外也苕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峰其弗能與縹緲
峰直者亦諸巒為之拒也四面峰巒交萃獨以一面受
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盼西為
龍頭山其次為小洞庭為石蛇為舍為燕為鼠鬪之石
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為石公為澤為巖為三
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為梭山厥土墳壚厥產
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為圻村厥土白礫

厥產玉石盧橘中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為衆
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為屏為翰聳妍效謫以
與縹緲相拱峰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
室蒙蔽林雷鐘鳴鼓應然後知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
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甚僻
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
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為吾灣哉人將僛僛乎劍負以
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思鬼神

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余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林屋洞記

蔡羽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蓋屋焦公備孝豐之警事寧且暇間林屋洞之勝期與三四士往觀而羽與時林霖未歛客各求道取疾有頃咸會于洞門天亦霽有小亭與門峙從解冠履釋方袍為山行裝南行繞丙門出于陽

谷之上跌于石壁壁高盡見太湖之境從者曰前有曲
巖復下壁攀木行里許次于巖畔自亭逮丙門逮陽谷
逮曲巖皆五步一石十步一潭巉巉焉獸蹲淵淵焉龍
伏泉漉漉行樹根攬朽翳去豐草然後得一伸足靈祐
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于洞
門大者成川小者為潭為澗用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
少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嵌名巖中還至亭
下從者已在洞半坂矣靈祐道士習于乘橈橈以先驅

洞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穹然黑風颯然豎毛髮左右請
火公命列炬壁間下燭瀦滴上照銀屋石鍾倒懸無慮
數十夾屋為石床丹竈道士曰此所謂金庭玉柱者也
然距石樓神鉦尚遠道士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床屑
石鍾仰舐乳穴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室不同乃
縱左右各為向道或之丙門或之暘谷屏處忽若斷絕
而無不穿漏惟之隔凡者許久方有人聲還報火屢滅
不能進羽怪茲山大不踰他峰而中包空洞莫知攸際

靈威丈人有言有無不可知求之隔凡以外亦已異矣
果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耶出洞門
日已暝煮石乳飲訖各謝去

石蛇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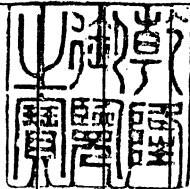
蔡羽

龜竈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村竅者空竅澗者廉利
然皆不于山之腹特出於波濤龜竈龍頭皆負林麓走
飲于湖惟蛇山為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
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竒世少得而觀焉正德已

已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見聚落十餘
家為烏砂井厥名萬狀恍恍焉洞洞焉緣於巘岈不敢
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請乘東南風之便乃從烏砂
解舟薄石蛇之東遙見大石劃劃下若有門闕而無人
蹤顧其勢尚陡水尚急舟不能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
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人烟鳥嬰獸窟以竄
其間者大抵皆採石之人厥崖惟廬厥坎惟炊厥寢惟
磯以漬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岸人見獲通語言而

沙詰潭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
登其丘山空地虛舉足有聲躡其巔梯斷石滑不獲前
復舉帆去則山之西麓壁愈高石愈竒若芙蓉開花魚
龍脫甲上者屏列下者橋卧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
見既異而境復迂僻由是鎖舟壁下環卧涯澣客皆弓
滿載歌晨徂而暮返夫蛇山卷石耳其勝顧出龜龜龍
頭之上余與山相去甚邇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跨波
濤觸煙霧獲覩其竒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龜者有

以也噫物愈奇則遇愈難余志蛇山之奇俾好奇者覽
焉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三